

张炜自选集

怀念与追记

长篇小说珍藏卷

作家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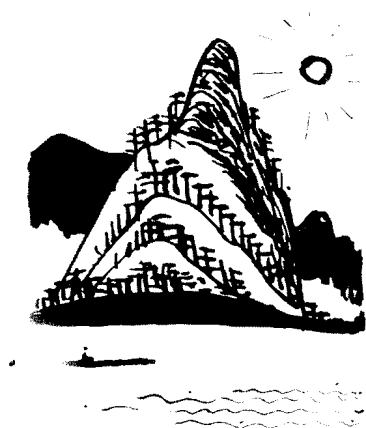


张炜自选集

怀念与追记

长篇小说珍藏卷

作家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张炜自选集:怀念与追记/张炜著. —北京:作家出版社,1996

ISBN 7-5063-1015-5

I. 张… II. 张… III. ①文学-作品集-中国-现代②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N. I 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5) 第 22839 号

怀念与追记

作者: 张 炜

责任编辑: 半 岛

装帧设计: 苏彦斌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

电话: 5005588 转

印刷: 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

经销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字数: 360 千

印张: 15

插页: 1

版次: 1996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:

ISBN 7-5063-1015-5/I·1004

定价: 21.9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權所有, 盜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张 炜 小 传

张炜，1956年11月生于山东龙口；原籍山东栖霞人。1980年发表小说，1983年加入中国作协。作品获得多项文学奖，主要作品为长篇小说《古船》、《九月寓言》、《怀念与追记》、《我的田园》、《家族》、《拍慧》等。中篇小说《秋天的思索》、《秋天的愤怒》，散文《融入野地》等，曾引起热烈反响。

1993年发表《与大学生的马拉松长谈》，主要收录与大学生的对话实录，曾引起热烈反响。

现已在国内和海外出版单行本30余部。

1984年7月起，任山东省作协会专业作家；1993年起，担任中国国际徐芾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。



1986年，参观火山口。



1987年，龙口。

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

ZHONGGUOZUOJIAXIEHUI SHANDONGFENHUI

书写时就像刻记一样。

现代世界是充满了实用主义、急切求存的一个世界。它究竟是否留给丁作家（真正的作家）一个小小的空间，还值得怀疑。但我仅凭自己微不足道的认识，想告诫自己一句的就是：在精神之域，人天生就应该是对抗世俗的。

面对自己一部受到赞誉

作者手迹

上 卷

DK23/2908

第 一 章

……有些事情在当时不过是一闪而过，但后来却很难忘记。那些事也许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，不过它会在记忆中磨得很亮。每到沉默下来，每到属于一个人的安静时刻，它就会发出闪闪光泽。是那片林子吸引了我，它简直就像我的童年。

回味它及关于它的一切，竟使我永不疲倦。人长大了，后来经历了多少事——惊险的怪诞的，都渐渐淡远了，却唯独忘不掉我的林子。它在我的想象中复活，许多场景都可以在一瞬间变得簇新……童年的野花和浆果可以让我享用一生：那些永恒的朋友

各种各样的动物，能够陪伴我一生……一切都像昨天才发生的，刚刚发生。

记得小时候，每在林子里遇到一个从未见过的动物，就会引起长久的兴奋。我们会向大人描述：它的头颅、眼睛、爪子、毛色……当然还免不了夸大其辞，突出它的美丽或凶猛、迅捷之类。

那一年我发现了一种动物，就给了我极大的惊喜。不过直到今天也搞不清它是什么：灵猫？艾鼬？狗獾？貉类？狐和豺？獾？

对照已有的一点动物知识，觉得好像都不是。

那是一个春天的下午，母亲领着我到林子里去。太阳暖融融的，正好是四五点钟，树隙闪出长长的阳光。前一年落下的松塔在脚下滚动，松针在沙土上盖了金黄色的、厚厚的一层。母亲弯腰在松针上摸索，有几个松塔被她拾起来。她做起活来两手很快，有时什么也不顾。后来妈妈的手一动不动了，全身凝住了似地僵在那儿。她低着头，眼睛却在向我示意什么。

十几米远的一丛小叶灌木下，有一只栗黄色的小动物。它飞快地从一侧蹿到了另一侧，短短的前爪好像按住了什么。嘴巴很尖。它的头向上一仰时，我甚至看到了两个细细的粉红色的小鼻孔；还有小小的牙齿，那是洁白洁白的牙齿。它弓着的脊背上有棕红色的毛，尾巴又粗又长。刚开始我还以为那是一只小狗，差一点就喊出来。它使我在好长时间里凝住了神，忘记了呼吸。

我紧盯着它，直到它又是一个腾跃，闪到了灌木后面……它再也没有出来。

我蹲在地上，一动不动。天哪，它漂亮得让人吃惊。我敢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种动物。

妈妈告诉我，它不是狐狸，当然也不是小狗，不是野兔、獾。
“那是什么。”

“是‘阿雅’。”妈妈用沉静的、非常肯定的语气说道。

我很容易就记住了它的名字，并且再也没有忘记。

原野上的草逐渐枯萎。萧瑟的初冬来临时，我竟然那么幸运，又一次见到了“阿雅”。

这一次我能够很近很近地观察它，甚至看见了它细小的、金亮的眼睫毛……可惜这对于它并不是一个美好的时刻，它落入了陷阱，正被囚禁。它的遭际使人一想起来就不免垂泪……

人生中的十年、二十年一闪就过去了，时间启示了我，告诉

了我，我像所有生物一样，在成长、在成熟，在沿着来路和去路一步一步走过。这期间有过多少坎坷，多少欢乐和沮丧，但这些都未能使我忘记小时候极其偶然地见过的那只小动物、以及我们的友谊。记忆中的阿雅像麒麟一样，美丽神奇，金光闪闪；我任何时候都认为它是世界上最自由自在的动物，其聪慧明智完全比得上人。它的可爱与纯洁让世人难以想象。

把它比做什么更好呢？

也许那时的我过于早熟了。我的想象隐秘而又奇特。在村子里，没有多少人与我说话，我一个人时更是有没完没了的想象。我心中的阿雅更像一个小姑娘，美丽，灵巧，出奇地聪明，永远地欢腾跳跃。我从来没有看到它安静休憩的时刻，它大概有最充沛的精力，最顽皮的性格。

人这一辈子总会一次次地陷于忧郁，长长的忧郁——不过它在我身上有点特别，它很早就出现了。那时我就一个人在林子里徘徊，躲开妈妈、外祖母，以及少得可怜的同伴。我自己可以在树下躺上很久，从树隙望着天空，跟踪游云，想象着遥远的，不可能出现的一些事情。我最常常幻想的，就是能有一个很好的女孩做朋友，那时我就不再乎一切了。我会一口气把她想得很细：服饰、性格、睫毛及眼睛、笑……当时我认为自己有了一个奇奇怪怪的想法，一个至关重要的念头，但我绝不会跟任何人讲起。我想将来如果真的遇到一个很好很好的女孩儿，就一定会千方百计获得她，还会给她取一个我自己喜欢的、认可的名字。我会叫她“阿雅”。

秋天即将离我们而去，大地变成了一片金黄，那是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秋末的干草。星星点点的花朵缀在上面，是秋霜也杀不死的原野之花。在那里，各种小动物欢快鸣叫，它们对即将来临的冬天毫无惧色。

我的阿雅，这个最聪灵最快活的生灵，欢叫着，在原野上舞蹈。谁都可以欣赏它的舞姿，可是谁都不能接近它、攫取它。它以过人的精明躲过了一道又一道险关和陷阱，在树上蹿跳，沿着粗粗的黑色树桩旋转。好猎人不忍心伤害它，可是邪恶的人也不能够伤害它。邪恶者往往又比不上它的智力。

我不停地追随着阿雅的足迹，一个人在荒野上奔跑。这片丛林就是我全部的欢乐，我既从中寻觅了依恋和向往，又编织着无穷无尽的幻想。家里的人都太忙了，她们都没有太多的时间与我在一起，完全忽略也完全想不到我在想些什么。当时我的身边只有母亲和外祖母。我好像没有父亲似的。

“你父亲哪去了？”

如果有生人这样问起，我就要慌慌地躲开……

一个人为什么总要接受这样的发问？这当真是必须回答的吗？这样的拷问还要多久？我沮丧极了。我知道自己必须把它当成一个隐秘，永远地装在心里。

那片原野非常辽阔，站在无边的灌木丛中向南遥望，可以看见一片蓝色的山影。无遮无拦的晚秋田野啊，一直往前延伸，天那么蓝。再远处就是那片神秘的大山，它们重重叠叠。只有我知道那里蕴藏了多少奇怪的故事——我是有父亲的，我的父亲就在大山里啊，让我马上就来找他吧。

“我已经十二岁了，还不能去南山吗？”

母亲摇着头。每当我说“去南山”的时候，她的眼里就噙满了泪水。外祖母察觉了什么，走过来，揪了一下我的胳膊。这时我就得跟上外祖母离开了。

在一棵大海棠树下的茅屋里，外祖母用一把铁锥一下一下刺着玉米棒儿，让金色的玉米粒哗哗淌在簸箕里。哗哗哗哗，多么清脆的声音。像金粒一样的玉米呀，我捧起来，吹去屑末，闻着

浓浓的香味。。

“你这个孩子，你这个孩子……”

外祖母把说不清的责备全掺在了这句话里，重复着她的慨叹。

我搂住外祖母，后来外祖母不得不停止做活。她揽起我，把我拥到了一边。我又伏在她的后背上，她就这样驮着我费力地做。我常常抚摸她头上的一个凹痕，上面稀疏的白发，遮不住它。我知道这是很早以前一个狠毒的女人给她的伤害。我抚摸了一会儿，就从她背上滑落下来。

庇护我们这个小茅屋的是一株大海棠树。它的叶片已经开始散落，露出了淡红色的枝条。如果爬上这棵树，又可以望见南山了——白云下的山影正隐隐传来隆隆的声音，像雷声又像炮声。

“那是什么在响？”

外祖母斜我一眼，没有回答。其实这生气的目光就是最好的回答，我知道这种隆隆声同样牵扯到了一种禁忌——那是父亲他们开山的炮声，我不该问。

那时我们家的禁忌啊，真是太多了！

我也许这一生都弄不清我的周围究竟有多少禁忌。它们像地雷一样遍布四周，我尽管谨慎小心，还是说不准什么时候就踏上它们。

后来，当我一个人生活时，时过境迁，许多年之后，我怎么也想不到那些禁忌依然存在，而且当触犯了它们时，仍然会遭到报应……

每一个秋天，母亲都领我去采蘑菇。我们走啊走啊，在杨树下采一种浅紫色的蘑菇，又到柳树下去找金黄色的蘑菇。外祖母在家里笑吟吟地等待我们的收获。母亲用柳条串起各种颜色的蘑菇，把它们像花束一样挂在我的脖子上。她退开一步端量我，端量了一会儿，不知怎么提到了父亲……

“小城刚解放时，人们把花挂在你父亲的脖子上……”

我想象着那样的情景，仿佛闻到了它无可比拟的芬芳。天哪，金灿灿花束挂在我父亲的脖子上……

妈妈这一次例外地、主动地谈到了父亲。可惜她只讲了一句。我期待地看着她。她很快弯腰去采蘑菇，额头上渗出点点汗珠。我给她揩汗时，她把我抱了起来。那时候我长得不够高大，所以妈妈可以把我抱起来。我在她的胸部抵着头颅，紧紧抵着。“妈妈！”我小声呼唤着。

……离开了母亲，我总要尽情地奔跑一会儿。我藏到灌木后面，让她着急地呼唤，我故意不出来。有时在那儿呆上十来分钟，或者更长的时间。妈妈怕我在这片无边无际的荒野上丢失，我告诉她不会的，永远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望得见远处的山影，我知道那就是南方，淡蓝色的大山指引着我。我还长了一双奇怪的耳朵，听得见大山里面各种各样的声音，它的嘈杂直接从空中传递过来——我听得见那里的锤子声，铁凿声，各种各样的呼叫之声……我已经习惯于捕捉空气中的这种声音了，而且从中可以分辨出自己的父亲，虽然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他的模样了。

……再也不要想父亲了，让我彻底把他遗忘吧。真的，人为什么非要有一个父亲不可呢？我有母亲和外祖母呢，还有这片林子，林子里的一切。我又记起了“阿雅”……

就是那次去林子采蘑菇不久，母亲有一天风风火火从外面回来，一进门就说有谁逮住了一种小动物，就是“阿雅”，好像是用网捕的……我一颗心扑扑跳起来，朦朦胧胧觉得就要有极大的事情发生了。多么不可思议啊，有人逮住了一只阿雅！那么我可以离它很近很近地看了，甚至可以抚摸它了……妈妈说那个人把它很好地饲养起来了，给它挖了个洞穴，喂它食物。它长得蛮好，这会儿正在开始懂事。它能够像小娃娃一样坐着，还会做出好多有

趣的动作。

那天晚上我没有睡着，满脑子都是那个小动物的传说和故事。天还不亮，我就央求妈妈带我去看。妈妈像是故意不着急，她推说有事，让外祖母带我去。姥姥当然不会那样，因为她不认识那里，那个人就是园艺场里的一个老头，大家都叫他卢叔。

后来还是我和母亲去看了卢叔的珍宝。

它真的就在那儿了，栗黄色，尖嘴巴，深棕色的胡须，软胖的前爪；那对眼睛啊，是真正的金色，闪烁不停。它直直地看着我，还伸了伸粉红色的舌头……它似乎对我笑了一下。

这一次，还有后来的日子，关于它所发生的所有事情，使我觉得这一生再也看不到更让人惊讶的什么了，好像所有的经历，一切一切都比不上它更新鲜，比不上它留给我的印象更深刻、更刺激。

卢叔像对待一个大人一样，丝毫也没有亏待我。他向我讲了自己的奇妙手法，比如说，他怎样设法让它与自己一点一点亲近起来。我可以想得出它一开始会有多么惊慌、多么害怕卢叔。卢叔是一个猎人，他有枪，还有网。他是动物的天敌，宰杀了不知多少动物。我亲眼见他杀过鸽子、狐狸，还杀过鹰和兔子。我有时是那么恨他。可这一回是珍贵的阿雅，也许因为它长得太漂亮了，他的心终于软了下来。他这一次不但没有杀它，而且还把它很好地饲养起来。我那么感激这个人，他在我眼里一下变得有点可爱了。

“……阿雅这种动物必须住在地穴里。洞口要小，里面要大，要用木铲掏开它，不要怕弄脏了它的皮毛，这东西就像鹅不沾水一样，皮不沾土。入冬时给它铺上草，那就是一个暖和和的小窝儿……”他伸长了那双粗胳膊向我比划着，令人神往。

从此之后我就频频地跑向卢叔那儿。我长久地守候在围了铁

棚的洞穴旁，等待那个神奇美丽的身影一跃而出……

二十多年过去了。

这期间我终于去了南山，但却是被迫的。我不是去找自己的父亲，而恰恰相反，是父亲先一步找到了我……他有一天突然从南山回到了小茅屋。我面对着一个陌生的父亲，大惊失色。眼前的情景把心中的幻想搓得粉碎，我呼吸都变得轻轻的，后来蹑手蹑脚地躲开了。妈妈喊我，我不应。我一整天都在林子里，直到天黑都不愿回去。远处传来了拉网的号子，四周有小动物的喘息，我默默地躺在沙地上，手里衔了一株马尾草……后来我才知道，妈妈和外祖母在那个夜晚到处找我。

不久我就一个人到南山去了。他来了，我就走了。这就是我与他的——我的父亲短短的相处。可是想不到的是，我的一生都将与父亲紧紧相连，他的影子将永远笼罩着我。分手时妈妈叮嘱：千万不要对别人提到你的父亲——你今后的父亲是大山里的那个人了……他们为我寻了个义父，一个真正的山里老人。

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义父，直到今天。就是从那时起，我开始在心里恨着一个人……

我曾下决心永远也不讲那个人的故事，咬紧牙关，只把他和他的一切埋在心底。我就像一个没有父亲的人，就这样好了。

可惜二十多岁的那场初恋毁掉了我的决心。当时我的命运发生了极大的转折，当我第一次看到如同一个小动物般欢腾跳跃、美丽纯洁的一个姑娘时，就不由得心醉神迷。我开始在心里悄悄地把她比做阿雅，并且向她讲起了关于过去的故事……我那时当然不明白，不测的灾难就是那么一点点引出来的，可怕的危难正在我四周蔓延。当我终于明白关于那个人、关于昨天的一切是万万讲不得的时候，已经什么都晚了。

我那会儿就是这么霉气。

我今后将永远也不提父亲的名字，永远也不。可这是一个多么脆弱的誓言啊：当后来梅子来到身边时，又一种不可抵御的力量袭来了，它又一次摧毁了我的誓言……我痴痴迷迷地重新讲起了童年，讲起了南山和父亲，讲起了那片草地和丛林。当然，还有丛林里活动着的那个可爱的精灵。我甚至怀疑梅子和所有的人不同，她才是一只活生生的阿雅。如果说人都是前世的各种动物转生的，那么梅子前世是什么就不能判定了。我觉得她的眼睛，她的眉毛，她的嘴巴，甚至她的微笑，她的身姿，都有点像阿雅。它的奇怪的造化和变幻，都印在了身上。我甚至用两手就能抚摸出她那种软软的、柔和的小动物般的骨骼。她那时候比现在还要瘦削一点，也伶俐一点。想想看，就在那种境况下，我不由得细说由来，又一次触动了童年禁忌。

……人在这个又大又破的城市简直就没法享受一个自己的夜晚。一阵连一阵昂昂的汽笛声把什么都冲散了。梅子去推窗子，把窗子关了个严严实实。我知道又一列火车进站了。我们的屋子尽管离车站很远，可还是不得安宁。这是一座燃烧不停的城市，它的居民要日夜接受烘烤。也许就是因为这样，我和梅子才成熟得如此之快。这会儿我们不仅是成熟了，而且还有了一层硬壳儿。我们被熬去了所有的汁水，慢慢将变得通体焦干。也许有一天我们还要变得焦糊呢，当然一定是这样。星星出现了——但这个城市里没有夜露——一座燃烧的城市怎么会有夜露。我曾经在深夜里去抚摸门前的一丛小草，发现那丛小草是干干的，上面没有一滴露珠。

我对什么也不感到奇怪。在朦朦的夜色里，我习惯于和梅子静静地坐在桌前，各自翻看自己的东西。好长时间我们一声不响。